

我的农民父亲

□孙功俊

一直想写点怀念父亲的文字，但每次提起笔来，不知从哪里写起。其实，我的父亲像天底下千百万个父亲一样，是个极为普通而平凡的人。

转眼间，父亲离开我们已二十多年了。印象中，父亲是普通平凡的，更多的是善良和宽容，甚至连他离开人世的那一刻也没给我们留下半点声响，走得是那样的悄无声息。那个初春的晚上，母亲和8岁的女儿睡在西屋，我和妻子带着3岁儿子睡在东房。睡觉前，父亲还吃了姐姐买回来的梨子罐头，尽管只吃了几口，但完全没有半点要“走”的迹象。然而，第二天一早，当我们过去喊父亲时，却再也喊不醒父亲了。虽然是春天的早晨，给我留下的却像是寒冬之痛。

我不知道父亲还有多少事没有交代，也不知有多少话语要对我们嘱托，更不知父亲当时经历了什么样的痛苦？

父亲在世时，生性善良，为人憨厚，人前不会说三道四，更不会在邻里之间挑拨是非，与人交往从不想占

便宜。他经常告诫我和弟弟：“人活着就要有志气，踏实做事，老实做人，尤其是要懂得知恩图报。”

记得小时候，一个冬天的早晨，东方刚刚发白。还在睡梦中的我，被一阵断断续续的呻吟惊醒，原来是父亲老胃病复发了。只见父亲额头冒出了豆大的汗珠，慌忙中我扑向父亲，当时母亲去了舅舅家，我被吓得哭了起来。父亲示意我不要哭，从枕边拿来止痛片，叫我从水缸里舀来半瓢冷水，把药吞服了。那天早晨，父亲强忍着自己的胃痛，硬是起来为我们做了早饭，然后催我和弟弟去上学。我依然记得，坐在灶膛后烧火的父亲，身子无力地斜靠在墙角，而那双慈祥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锅底的火苗，是那样的专注，那样的坚强。就是那一刻，给我以后的人生注入了坚定的信念。

父亲虽然没有上过一天学，但他总是以一颗善良的心接人待物。记得邻村有一个弱智的中年男人，穿得破

衣烂絮，大家都喊他“疯子”。有一天，我和一群孩子跟在他身后模仿他走路、说话，甚至用泥块砸他。父亲发现后，一脸严肃，一下把我拉回家。我知道自己闯祸了，心想父亲一定会打我。但回家后，父亲没有打我，而是语重心长地给我说：“你怎么不懂事？假如你有什么短处，人家如果讥笑你，你心里会是什么滋味？以后不许这样对待别人！”想起这件事，至今都让我懊悔不已。

春去冬来，暑往寒来，一年又一年，我已长大成人，而父亲却一天天地变老了。在父亲日见渐深的皱纹里，储存着多少生活的艰辛；在父亲佝偻的背影中，凝聚了多少岁月的不易。如今，父亲离开我们二十多个春秋了，但父亲的音笑容貌一直在房前屋后，在田角地边，在我的心底里。

一边想着父亲，一边敲击键盘，不知不觉有种岁月的沧桑和失落感，更多的是文字，都难以表达我对父亲的忏悔和追忆……

和外公看瓜

□潘伟

炎热的天气里，坐在家里的空调下，吃着香甜的西瓜，油然想起了我小时候和外公看瓜的故事。

小时候我生活在农村。那个时候农民大多以种粮种菜为主，种西瓜的人很少，只有那些懂得种西瓜技术的人才种西瓜，乡亲们称之为“瓜老板”，我的外公就是一个“瓜老板”。

每年放暑假以后我就到了外公家，外公经常领着我和他一起去瓜地里看瓜。外公种的有十多亩瓜地，连在一起，一眼望不到边，瓜地里青绿色的瓜藤上结满了大大小小的西瓜，每天去瓜地里，外公都要选择一个又大又圆的西瓜给我吃，切开后瓜瓤血红色、籽少，吃在嘴里如蜜一般甜。

一天，我正在瓜棚里吃瓜，突然听到外公在外大叫道：“你们大白天里敢偷瓜，我今天非抓住你们不可！”我抱着半块西瓜边吃边跑出了瓜棚，见外公正在追撵几个半大不小的男孩子，有的岁数和我差不多，有几个孩子飞得快跑得没影了，有一个小一点的孩子被外公抓住了，外公将他拉进瓜棚问他为什么要偷瓜，他低着头一言不发，外公变得和言悦色起来，对他说：“要吃瓜来瓜棚里给我说一声，干吗要偷瓜！”外公说着，给他拿了一块瓜，这男孩胆怯地看了外公一眼，然后接过西瓜吃了起来，一会儿，小男孩变得胆大起来，和我玩在了一起，原来小男孩和刚才那帮偷瓜的孩子都是外公村子里的。

自我和这个小男孩熟悉以后，他经常领着几个男孩子来瓜棚里和我玩耍，他们每次来，外公都要摘两个大西瓜给他们吃，外公说：“你们经常来我这儿吃几个西瓜没啥，但是不向瓜的主人说一声，靠偷就不对了，还有你们到瓜地乱窜绊断了瓜藤会影响西瓜生长！”

看瓜，除了防人偷以外就是防一种叫狗獾子的



动物偷吃西瓜，它不但吃还爱破坏，一个西瓜只咬一口又咬另一个，一会时间能破坏一大片。我和一帮小伙伴熟悉后，精力充沛的我们在大热天的午后常在瓜地周围转悠、玩耍，外公则躺在瓜棚里休息，此时也是狗獾子出来偷瓜之时，我和小伙伴们多次发现并赶走了狗獾子。

有了这些好朋友，让我在外公家过得很快乐，有时外公因事不能来就我和小伙伴们看瓜，大家看瓜像看护自己的宝贝似的很负责，外公很高兴，常对小伙伴们说：“你们这些小顽皮真奇怪，你们偷一次瓜我撵一次你们反而偷得更凶了，我主动给你们瓜吃你们反倒不偷了，还帮我看瓜！”小伙伴们高兴地说：“爷爷，我们有瓜吃了干吗还偷啊！”

转眼好多年过去了，如今，外公已不在人世，但那段快乐时光常让我难以忘怀，更让我怀念外公，怀念小时候在老家农村的快乐生活。

父亲的军装情

□张春波

父亲曾经是钢铁长城的一员，脱下军装已有四十余年。父亲非常羡慕那些年龄与自己差不多，身着将军服的军中将帅。父亲说，从走进军营的那一刻起，就知道“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”，但我更知道当过士兵的人，军装从此便是人生中抹不去的情感。

每到建军节，父亲都会从衣柜里取出一件绿色的衣服，细细端详：军大衣还是那样柔软厚实，夏装还是那样有质地，军服上的扣子还是那般光亮。抚摸着这些退伍时带回来的旧军衣，父亲深情地说：“军装是我的第二层皮肤，走出军营的时候，我只是脱下了军装，放下了钢枪，但我心中还拥有八一魂，国防绿！”睹物思情，父亲仿佛又回到了十九岁的青春时光，那里有摸爬滚打的训练，有坐如钟、站如松、行如风的军姿，有同吃一锅饭、同举一面旗的战友，有金戈铁马的壮观场面，更有人生最

绿最亮的风景。

父亲常对我们说：“除了这些军装，衣柜里的东西什么都可以扔。”夏天的梅雨季节一过，父亲就会把衣柜里的军装拿出来翻晒一次，去潮除霉后，再重新珍藏起来。每晒一次，军装也会因时间流逝而慢慢泛白褪色，但父亲内心依旧是热血沸腾、慷慨激昂，军姿要领总会在耳畔响起：头要正，颈要直，口要闭，两眼平视，两肩要平，胸部挺出，两臂伸直，五指并拢，中指贴入裤缝，两腿要直……

父亲是特有风度的那种，尽管年近六十五，但穿上军装仍然英气逼人。每到八一建军节，父亲都要穿上心爱的旧军装，到街上“晒一晒”，走一走，感受阳光的生机，不让这闪光的称呼“生锈发霉”了。

在父亲眼里，那些泛白的军装虽然没有帽徽、领章的点缀，但依旧能够完整地衬托出一位军人的坚毅与威武。

割稻

□王富强

离开家乡已经许多年了，每每想起曾经的农耕岁月，仿佛还能听到故土对我默默深情地呼唤。人生中有些东西可以是告别的，有些东西将永藏心底，就像故乡那片生机勃勃的田野和棵粒金黄的稻谷，一直在我心中灿烂如花。

插秧完毕，经过3个多月的精心照料，禾苗在充沛的养料养分和光合作用下快速生长，分蘖打苞，抽穗灌浆，稻粒慢慢由青变黄，最后沉甸甸地低下了头，田野迫不及待地为一季成熟呈现在人们面前。

割稻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考虑充分。捆稻把的“草要子”必不可少，父亲拿个小板凳，坐在去年的草堆前，一手在前整理稻草，一手在后一圈一圈地蜗旋使劲，在外力的作用下，把一小股稻草拧成像根粗大的绳子。长度一尺左右，从中对折自动缠绕在一起。一年两季水稻，这样的“草要子”至少要准备百把根，常常花去父亲半天的功夫。

镰刀割稻由来已久，父亲把家里几把镰刀找出来，放了一年，密集的刀刃锈迹斑斑，拿到铁匠铺里重新铤一下，锋利的刀齿顿时显现出来。磨刀不误砍柴工，好工具才是提高劳动效率的保证。

把稻田里的水放干，晾晒几天，割稻劳动就像搭在弓上的箭，一触即发。季节总是在向劳动者发出无声的号令。到了割稻的这天，一向宁静的村庄，顿时沸腾起来，不分男女老幼，倾家而出，披星戴月。乡村六月闲人少，从古至今庄户人靠一双勤劳的手，矻矻终日，在广袤的大地上撑起一片艳阳天。

割稻和插秧一样，人要弯着腰，右手拿镰刀，左手逮住几棵稻秆的中间位置，镰刀一挥，像秋风扫落叶一般，稻秆与稻茬齐刷刷地分家了，一铺一铺地平整堆放在一起。全部割完后，用“草要子”捆好，一根两头尖尖的矛担，往稻把的中间插进去，一头一个挑回打谷场。

割稻是农村中一种常见的劳动形式，付出的不仅仅是体力，还有人的毅志和决心。烈日当空的盛夏时节，刚走到田间地头，还没有劳动就浑身大汗淋漓，但人们从内心却迸发出一股豪迈的激情。大家相互之间边割边聊天，有说有笑，丰收的喜悦传递在每一个人的心头，苦与累顿时消失了，欢乐的田野像高温天气一样炽热浓烈。

2至3个工作日，一片金黄的田野又回归沉寂，大地正进入下一个轮回的孕育。一年又一年，稻花飘香，飘走了峥嵘岁月，飘老了年轻的心扉。田野始终承载着我们的梦想，她让勤劳的人收获希望，让追梦的人物想未来。

经过一番太阳暴晒，稻粒中的水分全部蒸发，用牙齿咬“咯吱”一声，便可以入仓储存了。尤其是粮仓空空的人家，都盼着尝新的这天。父亲挑一担新稻去村加工厂，机器运转，稻壳成糖，露出白净净的大米粒，这就是浸染着劳动者汗水的米粮。水稻对每一位生长于斯的人来说，都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愫和近乎神明般的膜拜，关心水稻、关注农时是我们心中永恒的主题。